

聯蘇的日今

5

蘇聯國民收入口

著德羅隆克
譯齋木趙

行印司公版出海上

聯蘇的日今

5

蘇聯國民收入口

克隆羅德著
趙木齊譯

司公

行印司公版出海上

原著題目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Доход СССР
著者原名
Я.Кронрод

(原載蘇聯『布爾什維克』雜誌1950年第八期)

1951年8月初版(5000冊)

譯 者
趙木齋
出版者
上海出版公司

上海四川中路迦陵大樓七樓

電話17126號

定價1600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告讀者

本書原文原載蘇聯『布爾什維克』雜誌一九五〇年第八期『輔導』欄。『布爾什維克』是聯共（布）的機關刊物，它的『輔導』欄不問可知是嚴謹、正確、精切的；至于詳盡仔細上則更為其他任何刊物的『輔導』欄所不及。因此，雖然我國已有若干關於蘇聯國民收入的介紹，但為了給讀書界提供一個更明確的說明，本書是仍不能稱是多餘重複的。本書原文發表于去年，材料不能及于最近，這是唯一遺憾。為彌補這一點，特請本書譯者在後面作了一個簡短的補充，扼要地提供了一些情況和最近的重要數字，希望在這樣做了之後，能為讀者服務得更好些。

編輯部啟

國民收入問題，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中心問題之一。國家國民收入的本質，它的創造與它在各階級間分配的性質，是由社會生產方法和經濟制度決定的。

生產手段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和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已決定其國民收入的形成與分配是資本主義性的了。在資本主義國家，國民收入的產生建基於對勞動者的殘酷剝削上，而這種收入的大部分則為資產階級所佔有。

社會主義所有制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則根本改變了國民收入的本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國民收入是由擺脫了剝削的勞動者創造的，并歸全社會所有。在蘇聯，國民收入則被用來保證生產的不斷迅速增長，和被用來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馬克思、列寧的經濟科學，闡明了國民收入的本質，剖析了它的產生和分配的過程，指出了這種過程對於社會再生產的意義。

國民收入是全年社會總生產物中，除去彌補生產這些生產物所消耗的生產手段以外歸社會所有的那一部分的價值；換句話說，國民收入是本年內完全新創造的價

值。就物質成分說來，它是爲社會應用於積累目標上，應用於個人與其他非生產目標上的生產手段和消費品的總量。

爲什麼經濟科學不把總生產物的全部價值，而只把其中一部分，即由活的勞動所創造的那一部分價值，視爲社會收入呢？這是因爲社會總生產物中有一部分要去彌補消耗了的生產手段（它所體現的乃是以前年份中勞動所創造的價值），是既不能充作個人消費，也不能充作積累，就是說，不能當作收入來使用的。所以，當作收入來使用的只是社會總生產物中的另一部分，即除去彌補費以外所剩的新創造的價值。

假定全年所創造的社會生產物，價值爲二千億盧布。在其生產過程中，會消耗了各種生產工具和生產手段，即原料、燃料、輔助材料等等。假定這些物質生產消耗，爲九百億盧布。很明顯地，國民收入是生產物中的那一部分，即彌補消耗工具和生產手段之後所剩下的那一部分，就是價值一千一百億盧布的那一部分。

列甯寫道：『關於「國民收入」和「國民消費」的問題，如果將其孤立地提出來，絕對不能獲得解決，而只會產生一些學院派的推論、定義和分類而已，只有把

全部社會資本的生產過程分析以後，這個問題才能完全獲得解決」（「列寧全集」第三卷，第四一頁）。全部社會生產物，亦即國民收入，是由其直接參加者——工人、職員、農民——的勞動，在各物質生產部門中創造的。由此可見，全部生產物和國民收入，是在工業、農業、建築業、運輸業中，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在商業中所創造的（因為，依照馬克思所下的定義，商業部門中的許多職能，是流通範圍中——商品的定量分開、包裝、保管、轉運等等——生產過程的繼續）。而在公務範圍內，即在衛生、生活設備、住宅經營、教育、藝術等等非物質生產範圍內，是不創造國民收入的，因此，而還必須把一部分國民收入用於這些部門的。

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根本曲解國民收入這一名詞的經濟內容，並偽造其生產和分配的材料。他們爲了隱蔽資本主義的剝削，爲了掩飾資產階級社會寄生階層不勞而獲的源泉，故意抹煞物質生產範圍以內的勞動與這種範圍以外的勞動之間的差別。他們把剝削工人的勞動和從事榨取剩餘價值的資本家的「勞動」視爲具有同等意義的「生產」活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把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走狗——交易所投機家、警察、法官、奴僕等等，——視爲「生產工作人員」，把他們的活動結

果視爲包括在國民收入之內的生產物。根據這種『理論』，資產階級的統計學便歪曲了國民收入的計算，大大地誇大了它的數額，包括在其中的不僅是物質生產部門中新創造的價值，而且也有所謂『公務價值』。結果，在美、英、法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總是把國民收入額誇大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或者更多。這種國民收入額『計算』的僞科學性和辯護性，是昭然若揭的。

資產階級經濟學者，過分誇大國民收入額，同時却極力設法低估資本家所佔取的份額。斯大林同志指出：『關於國民收入在各階級間分配的問題，乃是工農物質、文化生活狀況方面的根本問題。所以，無怪乎德、英、美各國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往往公佈一些他們在這方面「完全客觀」的研究，但同時，極力把這個問題混淆得有利於資產階級』（『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二九三頁）。

只有在我國和各人民民主國家內，國民收入才是根據唯一正確的馬、列理論加以計算的。

有些經濟學者想把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生產物和國民收入，解釋爲不僅是物質生產範圍內，而且是非生產的社會活動部門內的勞動成果，這種企圖是違反馬、列

理論的，在我們刊物中已受到了應有的斥責。

社會主義根本改變了物質生產範圍內勞動之間的關係。這二種勞動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都成了全社會的利益。不論物質生產範圍內和非生產範圍內——如藝術、科學、教育、衛生工作等等——的勞動成果，都供全民需要。社會主義社會一切非生產部門內的工作人員，都是從事於人民所必需的、有益於社會的勞動的。但儘管如此，並沒有消滅社會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差別，並沒有消滅即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創造社會生產物和國民收入的物質生產也是社會基礎的那一事實。但下述事實是不對的，即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國民收入既然也是物質生產的生產物，以致引起輕視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國家下列巨大工作的重要性：儘量把勞動者吸收到物質生產部門中去，取消管理部門中流通範圍內各種多餘人員，減少集體農場中非生產工作人員的數目等等。

就國民收入的本質看來，就社會經濟的性質看來，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民收入，在原則上是完全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民收入的。首先，它差不多完全產生於社會主義國營企業和合作社企業中。一九三八年，社會主義經濟在蘇聯國民收入生產

中所佔的比重爲百分之九九·三。可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國民收入的絕大部分是在資本主義企業中創造的，而只有一小部分是小商品生產中創造的。

社會主義社會的國民收入，真正屬於人民，並用以發展整個社會，這是不同於資產階級國家的國民收入的地方，後者大部分由資產階級及其寄生者所佔有，並且非生產地揮霍掉。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國民收入的最重要的特點之一，就在於它不分爲可變資本價值和剩餘價值（這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民收入）；其中一部分構成蘇聯的國民收入，但是它有着完全不同的內容。

斯大林同志揭露了那種觀點的錯誤，照那種觀點看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彷彿沒有剩餘勞動和剩餘生產物。實際上，用於物質生產範圍內的勞動，確是分爲必要勞動和剩餘勞動的。它創造着必要生產物和剩餘生產物。因而，由活的勞動所創造的全部國民收入，其中便包括兩部分：必要生產物價值（這一部分用於生產參加者的消費上）和剩餘生產物價值（這一部分用以充作：社會積累，非生產活動部門的經費，管理費用，國際費用等等；所以，剩餘生產物的大部分，也是用來滿足物質

生產參加者的需要，其表現爲免費教育，衛生設備，社會保險等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沒有資產階級所佔有的剩餘價值。剩餘價值範疇，在蘇聯已一去不復返了。列寧和斯大林已經指出，蘇維埃社會中的剩餘生產物，並不屬於剝削者所有，而屬於全體勞動者所有，也只能屬於我們所有。十分明顯，蘇聯國民收入的這種劃分，是根本不同於資產階級社會中國民收入的劃分的。

社會主義制度下國民收入最重要的特點之一，就是它的生產和分配不是盲目的，而是有計劃的，是由國民經濟計劃所決定所指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利用國民收入來不斷發展社會主義經濟，一貫地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逐漸過度到共產主義。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保證國民收入的生產以極大速度增長起來，這種速度，資本主義即在其最好的發展時期，也夢想不到。蘇聯國民收入之有計劃的分配，保證將其極恰當地用於積累的目標上，用於國民消費的目標上。社會主義不僅排斥對國民收入的寄生消費，而且使其非生產的損失達於最小限度。社會主義保證使國民收入中的每一個盧布，盡其最大的國民經濟的效能。

社會主義社會中國民收入分配的過程，是在原則上不同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在

資本主義社會中，對國民收入的分配是盲目的：一方面，分爲可變資本，在用其交換商品（即勞動力）時，即成爲工資，另一方面，分爲資本的收入，即利潤、利息、地租。在資本主義國家，藉直接稅和間接稅，把人民勞動收入的大部分，重新分配於資產階級國家機關的消耗上，用於戰爭的目的上等等。

在社會主義中，把國民收入在物質生產參加者間，即在工人、職員、集體農民、社會主義企業（國營的、集體農場——合作社的）和社會主義國家間，實行有計劃的最初分配。例如，國民經濟生產部門內工人和職員工資基金的設立，集體農民依照勞動日的收入，國營企業的利潤，解繳國家預算的流通稅和利潤提成，以及其他許多的國家收入。

社會主義國家藉最初分配國民收入的方法，以及部分地藉征稅和出賣勞務等等來重新分配國民收入的方法，把國家一部分國民收入——剩餘生產物的絕大部分價值——作爲預算收入。這一部分國民收入由國家用作對國民經濟的撥款，用作社會文化機構的經費和其他人民需要的費用。例如，根據蘇聯國家預算，一九四九年度流通稅爲二千六百一十九億盧布，利潤爲六百九十六億盧布。這二種科目的解繳預

算計劃原規定爲二千九百五十八億盧布（上列全部流通稅加利潤提成三百三十九億盧布）。在一九四九年度預算中，用於對國民經濟撥款的爲一千五百二十五億盧布。剩下一部分的國民收入價值，充作社會文化部門的費用，充作國防費用和管理費用等等。因而，又構成了非生產部門工作人員的工資。

除了工資以外，大部分的預算資金也直接用於蘇維埃人民的需要上。蘇聯人民從國家方面所得到的補助和優待，在一九四九年度超過了一千一百億盧布，即差不多比一九四〇年增加了二倍。

這就是社會主義社會內國民收入的本質所表現出來的最重要的特點，它是根本完全不同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國民收入的。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國民經濟，是按照計劃發展的，不知道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經濟危機、失業、羣衆貧窮和其他資本主義的癱瘓與不可調和的矛盾爲何物，所以社會制度保證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爲資本主義國家望塵莫及。

我們進而來看一看幾種基本統計材料吧。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美國在當時發展的速度，比較起來算是最快的了。根據研究過美國國民收入的，著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庫茲涅茨的統計材料，在十九世紀下半期，每年美國國民收入增長的速度為百分之一·五——四·五。至於二十世紀，則以這種速度的跌落為其特徵。美國國民收入每年增加的速度減少，到了百分之〇·五——一·五，並且在這種平均數字後面，還隱藏着在多年內（經濟危機和蕭條年份）國民收入不僅沒有增長，而且大為縮減的事實。根據上述庫茲涅茨的材料統計，在一九二九——一九三八這十年間，美國國民收入以每一人口計，跌落了百分之五·八。

其他資本主義各國國民收入，變動的材料，更是可憐得很。如果以一九一三年英國每一個人口的國民收入為一〇〇，那麼，在一九二八年則為百分之九八，在一九三二年（大恐慌那年）則為百分之八五·四；只有一九三七年才增長到了一九一三年的水平以上，但也不過增長了百分之九·六。在德國，一九二六年每一人口的國民收入，只較一九一三年增加了百分之〇·二，而在一九三二年，則只等於這種水平的百分之五九。在一九三七年，還比一九一三年的水平低百分之九·九。

在蘇聯，國民收入增長的速度迥然不同，在這裏，經濟是按照計劃發展的，而物質生產的速度較之資本主義各國增加了一〇——五倍。

舊俄的國民收入，在一九一三年為二百一十億盧布。在蘇聯，至第一次五年計劃末期，即在一九三二年，國民收入達四百五十五億盧布，而到一九四〇年，則已經增加到一千二百八十三億盧布（以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價格計算），即較之一九一三年舊俄的國民收入額，增加了五倍多。如果以舊俄一九一三年的國民收入為一〇〇，那麼，在蘇聯以每一人口計算，於一九三七年它便等於百分之四〇二·七，即增加了三倍多，而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內，國民收入不僅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害怕承認這個致資本主義於死命的事實，這一事實是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的鐵證。

國民收入增長速度的格外迅速，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法則。在戰後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勝利的基礎上，蘇維埃人民在國民收入方面獲得了新的巨額的增加。照五年計劃規定，在一九五〇年，蘇聯國民收入應該達到一千七百七十億盧布（以一九二六——一九二七不變價格計算），較之戰前的一九四〇年增加百分之三八。在一九

四九年，蘇聯國民收入已較一九四〇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六。五年國民收入生產計劃，顯然是在超額完成着。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資本主義各國，由於資本主義一般危機深刻化的結果，國民收入額跌落的趨勢越發厲害了。美國在戰後年份中，物質生產量較之所謂戰時最高量的一九四三年水平，低落了百分之二〇以上。國民收入的生產也相應地降低了。美國國民收入的實物量，在一九四七年較一九四三年低百分之一九·五，而在一九四八年則低百分之一七。隨着經濟危機的增長，國民收入額也縮減了。美國的國民收入，在一九四九年較之一九四八年差不多減少了五十億美元（現行價格）。在歐洲資本主義各國，國民收入停留在極低的水平上；其中許多國家的國民收入還沒有達到戰前水平。

在蘇聯，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各部門生產的增長，是國民收入增長的基礎。蘇聯在短期內實現了工業化，並建立了頭等強大的工業。結果，蘇聯早在戰前年份中，國民收入已有三分之二是由工業和建築工業創造的，因集體化和農業生產加強機械化而引起的農業產量的迅速增長，以及各種運輸事業的巨大增長，促進了國民收入

的迅速增加。

新的洶湧的經濟高漲，是蘇聯在戰後時期中國民收入巨大增長的物質基礎。在一九四九年第四季，蘇聯工業生產水平已超過了戰前一九四〇年水平的百分之五三，而戰後五年計劃規定，一九五〇年工業產量要增長到一九四〇年水平的百分之四八。社會主義農業超過了戰前穀物總收穫量。而其他農業部門也都超過了戰前水平。運輸業和工業生產也與農業生產的情形相一致。

這就是蘇聯全部國民收入，生產的一般原則；讓我們個別地來考察一下它增加的每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因為國民收入是新創造的價值，所以它的數額是由從事於物質生產的勞動者的人數來決定，只有他們的勞動才創造價值。

在蘇聯，從事勞動者的數目迅速地逐年增加着。在一九四〇年，蘇聯僱傭勞動者約比革命前增加二倍。在戰後，工人和職員的數目每年增加一百五十萬至二百萬，或者更多了。一九四九年，工人和職員的數目超過了戰前一九四〇年水平的百分之一五。